

原板影印

八賢手札

四

上洋海左書局發行

曾忠襄公手札



突

言史

意安仁兄親家大人閣下前奉寄一函求

安代長公為焦聽堂家作譜敘一首其信不知可到否昨奉

手書知

台旌已拒省垣

道履康娛

閩潭安泰以忻以頌此間稍平安惟南岸之患將蔓延於江右雖鮑

軍速去補救甚易但恐稍落賊後著耳忠商率羣黨銳意擾北岸

石澗埠毛劉十三營及幸為無城已被重圍而石澗埠尤層層包裹

子為已貴文報不通運路已斷昨毛竹丹劉南雲以帛書乞援弟

不得已冒險分五馬步八營過江馳援恐趕不及即及矣又恐無益是於

窮渾入博場拚力搜括冀幸孤注之一勝然未見其一擲之必中也

聊安吾心而已。濠內業已不免空虛。新營居多。老營均派出赴援。且均薰自不見油鹽小菜為何物。昨次八營往援之兵。每人僅帶錢二百餘文。米五升。隨後再騰挪湊解。而糧台一貧如洗。四顧茫無。鮮款到。甚不堪設想也。為之奈何。安慶無鮮火。甚多。水絕尤多。不及為四分之一。第一再警。不可同矣。洋船拖接。滿城賊二月以來。肉米已山積。百物充牣。憤恨無已。浙亂已平。大可慶幸。蘇浙敗賊由金陵過江。往北岸者。甚多。而稽今尚絡繹不絕。其皆就食於北岸乎。希帥味根軍門。若不早到。恐唐郡舒相。亦難久保。乞公函催促之。為叩。如天之福。若能救出石澗。十三營救佐。幸為解城。則賊不玉。轉以名忌。尤及待二帥之來否。則糜爛矣。寸心焦灼。懇系。乞已周銳安幫。轉呈湖廣局。薪水章程。乃于慈總局所。乞。希。馬。聞。前。承。

此囑當園乞稍涉之、耽重潘敘、務乞俯念三人交情、信筆疾揮、
以應我輩之求、國荃方不負當年之諾、耽偏六威、激急涯矣、此叩、
勛安、不另縷、弟國荃叩、上三月初九日

今年熱得異常、近日窮得異常、弟益拙蠢異常、此三

子皆極病、以不了了之、惟營中疾病極多、真是無可如何、且
弁勇急症殞命者、得症不過半日、即不治矣、此又去年之所
無也、敵軍上半年餘勇甚多、近僅三額、如此光景、恐秋
時又難堪矣、又不能不派人回湘添募、一切經費、非仗

湘省三局通融、不能集了、乞親家與

中丞公、暨次山方伯、談及、代為預籌、一俟委員到省、叩請

時務求設法、有以應之、是為至務、

翁公親家來函、謂細究鹽政、機宜、以引路之通塞為裏旺、而引路已為各私所佔據、無從疏通之者、雖則晏公無所措手、云云、不知就場經理、有利僅矣、南甯與長公之見相同、大約此中不能多錢也、湘中近狀何如、乞示知再叩

勛安、

國荃又啟

六月十八日

逸安大人閣下、久不奉

手教、思慕倍切、比想

台候康勝、定荷臆祝、弟在營、幸託平善、目前堵剿、甚次、均幸而獲勝、皆於復南甯、至甯南中、詳述情形、并懇其轉達、

左右笑計蒙鑒答。筠公七月啓以來。皖由皖輪舟赴滬。君子得朋於東南。新以煥發。此真吳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時也。忤慶昌已南。變玉璽皆不赴。不知晏公所辦。將來究竟如何。然留三變於湘。竇大有陪裨耳。弟之求於湘者。無一次不盡歡竭忠。每憶愧怍不遑。所幸知我之君子。悉亮之耳。此間舊來之援賊未去。又新到援賊萬餘人。洋砲極多。今已到濠邊。窺伺形勢。然我為主而彼為客。動靜操之在我。固無慮其多且悍也。惟軍士病者居其六七。晝夜防守。頗瘁苦。肆應為難。祇得竭力枝梧。俟鮑公中秋到大。可召敕賊勢矣。多軍。幸於漢回仇敕之案。而不能來。希帥不

能分部守廬郡。故石清吉之十營。亦不能來。希自五月廿五起吐血較甚。近則夜不安。寢扶杖而後行。軍中積勞太久。病一發而不能猝愈。誠可念耳。吳桐雲已自六安回安慶。聞將回楚。大約在希帥處。未見言聽計從。所以有去志也。今年雨水過多。楚中歲事何如。穀價仍高騰否。

念前日有人自此假歸、弟行篋內有貂襜一件、軍中無須長衣、是良檢出奉寄、八九月可到、有所
篋存為荷、手此敬頌

大安并候 姪兒元禧

姻愚弟國荃頓上 七月十三

意安親家大人閣下、昨奉七月初六日

手書、敬悉

台候康勝、玉以為慰、石旂天柱之匪、同時并發、晃靖邊防、戒嚴吳周、諸公擊賊獲勝、要隘既扼、當無闖入之患、得吾

安與中丞公運籌決策、綢繆未雨、桑梓定有久安之慶、越境痛勦一層、恐亦難行、蓋黔中之盜、源不清、縱賴客兵勦除一隅、終不免有旋滅旋起之虞、可見擇吏、以安良民、而除莠、民非迂談耳、湘中早

稻登場不吐荒歉良堪忻幸被水各屬不知成災否七月陰雨爲害晚稻各念世亂尚不足憂惟年歲豐稔平亂者乃有著手之處此中關係良非細故敝軍蒙中丞方伯格外垂注已解協餉三萬南寧於東局濟以五萬得此大有果腹之慶感慰曷極粵釐初收網維未舉主客隔閡南寧自以不去爲高

君家長公不願赴滬履任其志甚堅其詞亦甚果決到皖時與吾長公必謀商至當之理以定仕止久速而適乎時中也居今之世爲官本極苦事而介乎上下邪正之交尤君子之所弗能堪也筠老學道愛人時賢罕有能及之者其蓋與魏默之輩周旋舞蹈宜矣此慎厥初服之意亦良可敬如其惠臨敝營第當寬其說以廣之必不聽其提將官裡去也昧于知人輕聽輕發至今未改素性第去冬嘗進諫言比蒙俯納不

意今茲又有無端牽引、口不擇言之事。幸大君子亮其樸愿、
包涵度內、且有成全、令其韜斂之意、在遠聞之感、何可言然。且
吾

實藻鑑之精、用人之當、維持鄉國去危、即安功在隱微、凡屬讀書知道之君
子、莫不起敬、起服、斷不臣。二不能見諒者、或上累及于盛德耳。同道為朋
事久、益見無慙、能剛德必不孤。天下未有中心和平之度、如吾

實而尤慮及有他患者、請紓塵念、國荃學行無似、謬承知己教愛、有年、
不敢以眾人自待、其身每于發言行事之際、持身涉世之間、往求其心
之所安、用人用錢之事、於考究根柢之外、專意趨廣大路數、而心中實微有
權衡、苟非正人、吾勿与也、苟出分外、吾勿取也、在己之界限、絲豪不敢越
在人之評議、或今昔而不同、可見世人之以耳為目者多矣。吾輩但盡

其在己之學不必曲意以徇人以我証變則變之不可廢然思返也不甚明
乎此間軍事予穩甘三兄添偽燕王援賊一股我軍病勇雖多必能站住鮑公
訂八月初間拔幟前來探稱侍逆輔逆悉集深陽四安定墀一帶以扼鮑
軍來圍金陵之路然賊已勢衰氣弱當易掃蕩鮑軍出則可合圍勦辦
矣此叩

勛安統惟心鑒

姍愚弟國荃頓首

七月廿六日

承垂詢湘恒營提統之人竟極難得相安者事恒在日奉札委一
湖北人在營幫辦稱有年名曰楊永杰管湘恒營務又有二幫幫官一
曰周蘭亭一曰葛東庭皆各將地方秋援賊未到分時事恒率擬乞
歸養病故札委責成此三人追事恒病故之後欠餉已十個月鄂台支放未必

按月寫全國荃撫其部眾而安慰之諸事仍照舊章而親自統轄之而江東

橋一路付舫仙湘恒所部新八營分紮汎地依小河之水以為固而放心故未
移動六營自統之派舫仙稽管西路營務分任其勞新八營皆降卒轄
之必嚴方不誤事恒部諸將皆故等夷其才智相若而不甚相下故不能使孰冠
其軍且其才與望亦太出恒下遠甚不相宜荃憂此境太苦矣對年左臂疼痛不能伸縮不能
自扣其頂服表弱氣帖已愈幾分惟伏案前寫死信尚覺以為苦春深時當全愈
耳再叩

意安大人安

國荃又布

意安大人閣下委員解米玉奉

手示詳悉一切以為慰

所論无一語不公允實令人帖然心服且起敬起畏也眉生述泳語亦甚要
緊者大約皆多稽之言而已弟近日頗知側身修行勤勞報國在軍一日盡
一日之心在營一年竭一年之力此外世俗之榮辱庸衆之毀譽皆覺於我之
與焉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行乎心之所安不希冀儻來之福
亦不強違人之見悉与我皆同也

閣下內方外圓持身涉世事之當人倫規矩之正國荃服慕有年矣湘
中十載功在隱微此南甯高甯先後所目睹而未嘗或忘者鄙人念切
桑梓之私又与寄雲中丞有同譜之誼是以日祝 甯与寄公矜旋楚
事為天下光寵故有 署居住之勸今季來示昭悉始知文章離印之間
固有道焉近則南公赴粵至公赴渝情形又不同矣所望 甯与筠甯矜
式於其間則旋轉大處不少耳弟駐軍金陵深滿高壘脚根似已穩固昨

聞湖州之耗傷痛趙公獨有千古竊計不出一月振賊到此必多且速若
能多損賊中精銳行吾憤以快其報是所至願若不知能如願相償者
東征米到不感之至惟姚太和悉以私米之佳者售于安慶大通而以朽腐不
堪者摻入麤糲之中臭味難同致令各營弁勇多不願受此中頗費俾
然必設法盡銷之以若

竄倭淡行營飽我飢軍之威意奉王二明府已備文咨求憚公紀勞
績酌委不便求安慶重咨也手此布復叩叩

勛安統惟

心印 國奎叩上 五月廿日

竄安大人均安未另

湘中近日人心鼓舞者可想而知私憂竊數者亦可想而知得失
當不久可見也惟就邊圉無事尚可大家安靜否又恐不若手

忙脚亂矣

行將自為之計不可不可天下涵之吾楚幸祿邵者伊誰之力與前則寔與高南浚則寔與南玉扶持正氣培養元氣又安素梓之功白寔黃童賓皆戴之倘此時即為獨善其身之計旦地方不靖仍是吾黨之憂尚乞屈意以屈此席使辦事之正人有所瞻仰有所依倚賓維繫人心之大也想南寔之論亦必與鄙語相符矣祈俯賜允從為幸不才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世不吾許者自安慶一役既畢殆又甚焉今年進兵以後迭經憂患將吾不世与之矜氣一概化除方恬然而即于泰宇

不意倏遭吾季弟之喪令我萬念皆灰殊不知所以自愛耳昔者
聞賊來百萬不以為苦餉欠十月不以為窮今猝抱折臂之痛戰守之
事助我無人是真窮且苦也安之詩文足以傳人倘蒙不棄予季
賜詩以永歎之則光逮泉壤多矣實

國奎

所感盼無已者耳此信到

湘

安如尚未啓行回府度歲求賜詳示排遞東營以慰系念多此再
叩

意安大人勸安即頌歲祺

國奎叩上

十二月初三晚

均安在滬上常有信至安慶与少泉中丞及軍事諸君均極相安吳楊近
已不能管事妙極